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書五十二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大夫行秘書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集註

竇嬰傳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

津人也 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 師古曰喜好也

音許吏反 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

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

漢書卷五十二

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

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千庸反。宋祁曰浙本傳字下有於字

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

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

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

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宋祁曰南本注也字下有何儒亮以為嬰素忠謹氣高不以官

業為重余按師古注例無何儒亮此其誤為歟

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孝景三年吳楚反

上察宗室諸寶實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之同姓親也諸寶摠

謂帝外家也以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為將也召入見固讓謝稱病

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

王孫寧可以讓邪廼拜嬰為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言爰盜纈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

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悔軍

吏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

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

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

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宋祁曰注特

字當作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為

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宋祁曰爭字下當

有之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宋祁曰邵本

無藍字居下着點越本作屏居田南山下若數月諸

賓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廼說嬰

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

實嬰

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

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師古曰

曰擁抱也間處祇加對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

猶言私處也有如兩宮師古曰兩誦將軍宮太后及

帝也誦怒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嬰然

之廼起朝請如故服虔曰實太后

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

其者師古曰愛魏其沾沾自喜張晏多易曰沾

大曰九四 四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沾言自整頓也。多易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地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喜音許。吏反。易音弋。政反。宋祈曰浙本注瞻作愴。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田蚡傳

田蚡

蘇林曰蚡音駘鼠駘扶粉反

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

生長陵寔嬰已爲大將軍方盛蚡爲諸曹

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

師古曰姓生也

言同子禮若已所生

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

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

田蚡

爲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

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

也凡二十九篇書盤盂中所以爲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詵是也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

初即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

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

居者貴之

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

欲以傾諸將相

師古曰傾謂踰

越而勝之也

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

如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

進爲帝畫計策也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

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蚡廼微言太后風上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廼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

田蚡

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令以毀

去矣宋祁曰江南本能作然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

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

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之為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

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以禮為服制師古

曰謂喪服之制也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

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

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

黃老言曰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廼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

田蚡

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

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

免上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

大夫天下士郡諸侯俞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

郡國耳宋氏校本云新本俞作愈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

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

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父故云富於春秋也蚡

以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者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

著大材也師古曰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痛猶甚

也言以尊貴臨之皆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令其屈節而下已也

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

主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師古曰

言除者除去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故官就新官

武庫是後廼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

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遂取武庫

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也鄉讀皆曰嚮

田蚡

故私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驕師古曰治宅甲

諸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

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

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

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

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鰲師古曰鰲與傲同唯灌夫獨

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眾也後

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

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眾也後

否宋祁曰南本否作不顧余謂不若作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

厚遇夫也

灌夫傳

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父張孟常為穎陰

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

浙本常並作嘗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孟也

曰蒙冒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

尉師古曰時穎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

灌夫

以千人與父俱子與康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也孟年老穎陰

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

吳軍中漢法○宋祁曰漢法浙本作軍法從軍是此自說漢何煩以漢別之父子

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於

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

十人師古曰所善素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

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

六二八

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

漢壁師古曰走趣嚮也音奏云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

中大劊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

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劊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

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

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廼言太尉

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

穎陰侯言夫夫為郎中將劉敞曰當云中郎將不然則郎中三將也

灌夫

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

是復為代相武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

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故徙夫為淮陽太守

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

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夫醉搏甫

師古曰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

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

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貴戚諸

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

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

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士亦以此

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

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諸所與交通無非

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

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師古曰波讀曰波橫穎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穎川兒歌之

灌夫

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

為此言也夫家居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

卿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甯嬰失執亦欲倚

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

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者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反格

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

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夫亦得

嬰女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

曰相薦達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其游如父子然引而致於公重也為音于為反

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從吾欲

曰謂喪服也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吾欲

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

廼肯幸臨況魏其侯師古曰況賜也夫安敢以服

為解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辦具酒食

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旦日明旦也蚤古早字蚡許諾夫以

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洒掃張

灌夫

具師古曰洒音灑又音所寄反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

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

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曰不宜當忘也廼

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

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

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

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廼駕

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

屬蚡

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反

蚡不起夫徒坐

語侵之

師古曰徒坐謂後就其坐也

嬰廼扶夫去謝蚡蚡

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

南田嬰大望曰

師古曰望怨也。宋祁曰浙本而去字下更有去字

老僕

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相奪乎不許夫

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廼謾好謝蚡

師古

曰謾猶詭也詐為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

曰魏其老且死易忍

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

灌夫

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

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

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

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

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

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

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已俱解

師古曰

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閒和解之

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

師古曰燕王澤

之子康王嘉女

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

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

師古曰言因酒

有失得罪過於丞相

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

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

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

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

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

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

之

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

人也請盡此觴嘻彊笑也音許其反。劉敞曰夫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然當畢之時蚡

灌夫

不肯

師古曰不為盡也

行酒次至臨汝侯灌收賢

與程不識耳語

師古曰附耳小語也

又不避席夫無所

發怒廼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今日長者為壽廼效女曹兒咕囁耳語

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咕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

蚡謂夫曰程李俱東

西宮衛尉

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

今眾辱程將軍

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蘇林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

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

夫曰

今日斬頭冗匈何知程李

晉灼曰斬頭見刺猶不止也

坐

乃起更衣

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稍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

稍

稍去嬰去戲夫

晉灼曰戲古麾字也師古曰招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為麾字

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

留夫

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

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

夫項令謝

師古曰使其拜也

夫愈怒不肯順蚡乃戲

騎縛夫

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令收縛夫也

置傳舍

師古曰傳舍解

在鄠食其傳

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

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

召宗室謂請

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師古曰於大坐中罵

詈為不敬。劉奉世曰有詔當連上句讀之所以劾夫不敬也

繫居室

師古曰居室署名也

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

遂其前事

師古曰遂竟也

遣吏分曹逐

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

賓客請莫能解

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資

地耳非財物也為讀如本字

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云

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

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

迂師古曰相逆寧可救邪嬰曰戾自我得之

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言不且終不令灌

仲孺獨死嬰獨生廼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

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止諫也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

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

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

善言其醉飽得過廼丞相以它事誣罪之

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

柰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

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

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諸戲者也不如魏

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

腹誅而心謗印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

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占太

事也師古曰印讀曰仰幸天下有變而

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下有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

功也師古曰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

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

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

言其疆盛也荷音何。宋祁曰荷字當從浙本作何可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

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

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

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轆宗

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轆謂蹈踐之也較音凌轆音郎擊反此所謂支

灌夫

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不靡反丞相

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

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宋祁曰後字當從浙本

作復若作後即在一時何容更有前後也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

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

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高趣蹙小之貌也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

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吾并斬若

屬矣師古曰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

大凡八二

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

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

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此魚肉而食噉也且帝寧能為

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此特帝

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眾也設百歲後是屬蜀寧

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猶脫也上謝曰俱外家故

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一獄

史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

難未

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

國載師古曰韓安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

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嬰女無官位故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張晏曰嬰年老

又者酒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

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夫魏其毀

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以

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

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

媿杜門齧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齧齧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

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

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

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

夫頗不讎晉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

百官公卿表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

以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事而上於天子及繫灌夫罪至

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

灌夫

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與也書奏案

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

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孟

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

鄭氏曰矯詔有害言不害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

父迺聞有劾即陽病痲不食欲死師古曰痲風病也音

肥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

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贊曰

無根而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

春垂至恐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譟

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灼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

皆通譟古呼字也若謂啼為譟服則譟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上使視鬼者瞻之

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答欲殺之竟死子

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

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

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

難夫

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淮南不得立當誰立也

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

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

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賴自死

韓安國傳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

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

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

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
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
此顯梁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
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師古曰天子聞之心不
善太后知帝弗善廼怒梁使者弗見案責
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
曰大長公主景帝妹也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
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

韓安國

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師古

曰從音子容反唯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

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宋祁曰一本無難字而諸侯擾

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

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

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

曰苛細也梁王父兄比皆帝主而所見者大故出

稱趨入言警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警言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警言入

大...

言趨者互舉之耳
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媯鄙小縣度服

曰媯夸妣也晉灼曰媯音折媯之媯鄧展曰媯好也自以車服之好曜邊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晉音是也鄙

小縣言在外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鄙之小縣也

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

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

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

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

謝太后曰宋祁曰而免冠南本無而字兄弟不能相教廼為

韓安國

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

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

曰更音工衡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

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國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漢

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

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

六十四
卷五十二
七十一

曰而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

汝也曰治謂當敵也今人借云對治治音卒善遇之內

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

悅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廼詔王以安國

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

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廼陰使人刺漢用

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

後此云求為太子怨大臣不聽故景帝遂聞詭勝

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等計畫廼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得之漢使

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

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廼入見王而

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

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

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

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

言何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

如也

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

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

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以一言過廢王臨江

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

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墮垣徵自殺也何者治天下終

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

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

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戌。宋祁曰江浙本誅作怵音椿

韓安國

戊反犯上禁撓明法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天子以太后

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

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

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

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

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安國力也景

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即位師古曰共讀曰

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

大方廣

卷之三

七

八

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

韓安國

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

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

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

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

足為疆自上古弗屬

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

漢數千里

爭利則人馬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

虜以全制其敝執

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

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轟

壹

張晏曰豪猶帥也

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

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宋祁曰浙本恢字上有王字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北有彊胡之敵宋祁曰王本改北為背予謂作北義直不須為背內

信安臣

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樹殖也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宋祁曰又字當從浙本作人人遣者轉粟輓輸以為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今恐懼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

六十五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鞍若營壘

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

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

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己私怒傷天

下之功宋祁曰浙本功作公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

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

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煬門谿

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

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劉敞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臣故曰擊

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

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

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

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芳目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

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

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

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

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陬難以

為功師古曰歐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

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

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

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代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

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

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

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

韓安國

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音居力反至如疾風

去如收電師古曰疾疾風也音必遙反畜牧為業弧弓獸

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

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

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

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

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

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

關次下亦同

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

辟數千里以河為竟

師古曰竟讀曰境

累石為城樹

榆為塞

如淳曰塞上種榆也

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棗

隳然後敢牧馬

師古曰隳古燧字

夫匈奴獨可以威

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

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雖猶以彊弩射且

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

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

若是

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

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

韓安國

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

師古曰宿又留也

故復

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

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

襲禮三王不相復樂

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

非故

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統

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

師古曰幾近也音拒依反

所以

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

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擣車

相望

師古曰檣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檣送致其此喪載檣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檣音衛

仁人之所隱也

張晏曰隱痛也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

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

占古語重祚事也

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

且自三

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

師古曰與讀曰豫

非威

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

之民不足煩中國也

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

且匈奴輕

韓安國

逃

師古曰言美惡皆見

通方之士不可以交亂

師古曰方道也今

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

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身騎壯士陰伏

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

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

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廼從恢

議陰使聶壹爲閒

師古曰閒音居覓反

亡入匈奴謂單

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

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廼詐斬
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
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
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鴈門當是
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
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
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
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

韓安國

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

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

車也故行者之資物曰輜重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

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

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徒恪反王

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

○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

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

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
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
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
避敵也撓顧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又音住恢行千金丞相蚡○宋祁曰浙本無當斬二字
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
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
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

韓安國

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
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
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
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廼自殺
安國爲人多略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師古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
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

大八十八

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

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宋祁曰

注文國政字下有之入二字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

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憤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憤

車跛蹇也。宋祁曰古本引字上有奉字他本只云引予謂作奉引為是上欲用安國

為丞相使使視蹇其甚廼更以平棘侯薛澤

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以足疾數月瘡復為中

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

破龍城宋祁曰龍當作籠見衛青傳明年匈奴大入邊語

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

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

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

谷漁陽安國壁廼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

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

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

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

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
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
罷歸師古曰與得罷歸以爲幸也他皆類此廼益東徙意忽忽不
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太史遷等定漢
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
倚欲以爲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杖任之也音於綺反。宋祁曰倚
欲斷本
作欲倚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

韓安國

決策

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

而各名顯並位卿相

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

師古曰

蚡負責貴而驕溢師古曰負持也

凶德參會待

時而發

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

藉福區區其間惡能

救斯敗哉

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

以韓安國之見器臨

其摯而顛墜

李奇曰擊極也

陵夷以憂死

師古曰陵夷即陵遲

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爲兵首而

受其咎豈命也虜

師古曰言自己爲之非由命也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于古注之下

竇田灌韓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裴聚縣國學顏 師古集註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

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閒獻王德臨江哀王

闕 師古曰闕 音烏曷反 程姬生魯共王餘 師古曰共讀曰 江

都易王非 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 謚法云好更故舊曰易 膠西子王端

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 不善遠垂道德故以為謚 賈夫人生趙敬肅王

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

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

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傳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

貧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

之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

留其正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

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以千里為遠而自致也繇與留同。宋氏校本云加字新

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

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

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

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

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

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

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

孔子弟子也解其在藝文志

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

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

到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

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

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

若人以手指物也他皆類此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

聞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治理也溫仁恭儉篤敬

何間獻王

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

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獻深也通也宜謚曰獻王子

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

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謚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

孝王慶嗣四十二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

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

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

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

大...

...

...

...

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病死宋氏校本云浙本病字上有元字立十七年宋氏校本云姚本七作五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第上郡庫令良如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河間獻王

是為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傳

臨江哀王闕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傳

臨江閔王

臨江閔王

臨江閔王

臨江閔王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

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墺地為宮師古

曰瑞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鼃錯傳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

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既

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

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

郅都簿責訊王師古曰簿皆音簿戶及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

葬藍田燕數萬街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

臨江哀王 臨江閔王

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

也王地入于漢為南郡後者以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

魯恭王傳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

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

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季不喜辭師古

曰喜音許史反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八年薨子

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

時也避與去同 猶言貪負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

孝王慶忌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

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宋祁曰駿疑作俊十八年薨

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

弟部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部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宋氏校本

云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

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

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魯恭王

江都易王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

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

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

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天子

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

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

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

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聖室之次也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

江都易王

其母幸立之

師古曰異得立其子為易王嗣

具知建事行錢使

男子茶恬上書

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反字云茶音琅邪淳化

本作郎邪反皆未安

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

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曾恭王太后

聞之

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宋祁曰恭當作共

遺

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

師古曰籍籍誼聒之意

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

師古

大九十九小七十

卷之三

六

師

曰謂請問起居也

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古師

曰謂告也而汝也

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

齊事乎

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

言吾為而

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

之師古曰斥謂退棄之

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

建以足蹈覆其舩

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其下亦同

四人皆溺

二人死後游雷波

師古曰波讀為陂雷陂陂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

天天

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舩覆兩郎

江都易王

溺擊舩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古師

曰不救止之並死陂中也

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

擊鼓

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音羸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

或置樹上久者

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鈇杵舂

師古曰鈇者錫之類

不中程輒掠

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答擊也

或縱狼

令齧殺之

師古曰縱放也

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

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

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

及狗交

師古曰羝羊牡
羊音丁奚反

專為淫虐自知罪多

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

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

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

獨死

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
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

建亦頗聞淮南衡

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

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

射

師古曰疾者
中大夫之名

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

江都易王

皇帝備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

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負及拜爵封侯之

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

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

荃葛

蘇林曰荃音註細布屬也服虔曰音孫細葛也
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

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絰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
南方笄用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

遺建

珠璣

師古曰璣謂珠之不
圓者也音機又音畿

犀甲翠羽蜃鮫

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

師古曰約
謂言契也

及

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
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以滅其蹤緒也後復謂近臣曰我
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
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
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
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
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
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

江都易王

子道續父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
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
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就其國問
也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帝六年國除劉

敞曰當云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

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

建弟盱眙侯子宮為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盱音怡

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傳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整又

陰痿

師古曰整古戾字也賊整言其性賊害而很戾也痿音萎

一近婦人病

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為郎郎與後宮亂

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

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

甚

師古曰滋益也

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

張晏

曰二三分之一為大半一為少半師古曰比類也

端心愠遂為無此言省

蘇林

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言言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言財也。劉奉世曰無此言省猶今不藉賴忿故為此類失

之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

收徙

師古曰不收又

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

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

布衣之它國

師古曰之往也

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

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

所以設詐究變

師古曰究極也

彊足以距諫知足以

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

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趙敬肅王傳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也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

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布帛

單衣

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爲單衣

自行迎除舍

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

舍謂初所至之舍。宋祁曰當云迎至除舍

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

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廼上書告之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蒲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

人推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推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

專推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推音角會工外反。宋祁曰推從木從手者非是入多於國

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

曰襪鬼俗也字或作畿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畿襪祥福也師古

摠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襪音居衣反。宋祁曰襪當作巨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

師古曰督衣反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

師古曰徼謂巡察也音工鈞反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

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

陂謂傾側也音彼義反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

宋祁曰女字下疑有弟字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眾

師古曰推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推音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寃訟丹

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

師古曰以勇敢自隨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

陽隆慮公主

師古曰慮音廬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

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謚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官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

趙敬王肅

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

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

平于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宋祁曰頃王下疑更

有頃王二字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宋祁曰五字當作二

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

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

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

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

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傳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

趙敬肅王中山靖王

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

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

今或無

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

師古曰疵病也音才

斯反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

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

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

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歎

師古曰繁古累字累重也

歎歎歎也音許既反

思者不可為歎息

師古曰言聞歎歎之聲則悲思益甚

故

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

食

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卿不能復食也師古

曰低謂

俛首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

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收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

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

橫集也

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妙精微也

夫衆煦漂山

應劭曰煦吹煦

也師古曰漂動也煦音許句反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劉奉世曰煦吐沫也

聚蟲成蠹

中山靖王

師古曰蠹古蚊字蠹古雷字言衆蚊飛聲有若雷也

朋黨執虎十夫撓椎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

陳蔡此乃丞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

師古

曰丞庶謂衆人也

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

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

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師古曰解在鄒陽傳

叢輕折軸羽翮飛肉

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

以能飛翔者以羽翮翮揚之故也

紛驚馬逢羅潛然出涕

晉灼曰言

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潛垂涕貌音所女數反

臣聞白日曬光幽

隱皆照

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豉反又音力支反

明月曜夜蟲

宵見

師古曰宵亦夜也蟲音盲

然雲丞烈列布杳冥晝昏塵

埃拂覆昧不見泰山

師古曰拂亦布散也昧暗也拂音鋪

何則

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

師古曰雍讀曰壅雍塞也

闕猶止也音烏曷反

讒言之徒蠱生

師古曰蠱生言衆多也一曰蠱與鋒同

道

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

鼯不灌屋鼠不熏

師古曰鼯小鼠音奚

何則所託者然

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

中山靖

藩屬又稱兄

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

今羣臣非有葭莩

之親鴻毛之重

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莩葭裏之白皮也皆取喻

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筍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甚也莩音孚張言葉裏白皮非

也。宋祁曰顏以晉訖未明故申云莩者筍中白皮以張說為非以裏作裏則誤景德本葭蘆葉也裏字並作裏校去葉字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

擯卻骨肉冰釋

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

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

師古曰伯奇周

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谏紂紂怒殺而剖其心

故云橫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

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

怒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疾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

首疾也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

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加省減也

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

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

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

中山靖王

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

樂音五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

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

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

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二年

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宋

曰康越本作糠糠亞謚也好樂二十一年薨子頃

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

六十二

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
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
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
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
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劉敞曰此倫
封廣德王廣川
王後又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劉奉
世曰按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
倫封廣德者誤也此云
廣漢表云漢必有誤

中山靖王

長沙定王傳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
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

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
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

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

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
年諸王來朝有詔

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襄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
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

陽益馬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

薨子頃王鮒鮒鮒音拘師古曰鮒音附鮒音勿字或作鮒鮒其音同耳

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昌反宣帝時

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殺二人又縱放也

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

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城其官屬所以貶抑之三十四年薨

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入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

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為孝主五

張沙定王

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傳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

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謚法曰蔽仁傷善曰繆四十四年薨初

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

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

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曰漢公卿及幸臣

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

大...

子明

孟康曰彭祖子明名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

罵曰吾盡汝

種矣

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

案驗不如王言

宋祁曰新本案字上

有有司字

効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

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

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

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

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

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

廣川惠王

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

晉灼曰成慶荆

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

去好之

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

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

時視甚謹

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

更愛之去與地餘戲

得裒中刀

師古曰裒古衣袖字

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

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

師古曰鍼以刺

也鍼音

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

之林反

十一

主

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泚
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
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飛令
我畏忌也見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
音胡電反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
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
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
師古曰鮮謂新華也盡取善繒勻諸宮人師古曰勻乞遺之也音工艾反去

黃川惠于

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沒也惡謂讒毀也

設聞其淫我身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

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背也

袒音但裼音錫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

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

飲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

以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為鍾鍾音章聲之轉也○宋

祈曰注又呼舅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

下當有始字

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師古曰言信也言昔

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

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

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

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

卿所羸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斬反令諸姬各持

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

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槩也椽音竹角反杙音弋割其鼻脣斷

廣川惠下

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

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紫其下亦同與去

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

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

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

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

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

刺作繡蔽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繡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

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答問愛自誣與醫毒
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

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

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

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師古曰迕

曰迕逆也不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

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

教師古曰教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

廣川惠王

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牀大置酒

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

聊師古曰聊聊賴也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師古

曰弄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墮時不再師古

曰崔墮猶言蹉跎也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

為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

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

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教初去年十四

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去益

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

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

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也

也者以為樂相彊効擊倡蘭入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

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

望御第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

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身煮即取他死

黃川惠王

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

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

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

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

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

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

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

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

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亭煮生割
剥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
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
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
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
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
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
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

廣川惠王

是為戴王文素止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
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屋為男女
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
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
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
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
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
奚反瑜音愈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小

七

廿

膠東康王傳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

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

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

兵鏃前者也音子木反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

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所連出其事寄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

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同

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

膠東康王

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

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

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王

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謚為

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

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

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

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
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葬時絕

清河哀王傳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
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傳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
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三十二年薨子勃

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枕

蘇林曰音奪師

古曰音他活反其字從木

枕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

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

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

病王后以妬媚不常在

師古曰媚亦妬也媚音冒

輒歸舍

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枕為

子數

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

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

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蒞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官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駿問師古曰張騫也逮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也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

常山憲王

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虜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知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適孽庶也陷于不誼以滅國朕其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二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

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二
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
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
十一年薨宋祁曰浙本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十字無子於是武

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
立二十二年薨宋祁曰浙本只云二十年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書昭帝閱

常山憲王

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謚也立三

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二十一年薨子靖

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

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

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師古

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

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
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
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
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于古註之下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